

新 中 學 文 庫

彈 詞 選

趙景深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第一集

彈 詞 選

趙景深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版

(81033)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彈詞選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選註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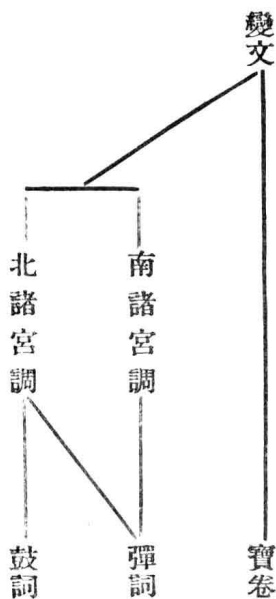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導言

一 彈詞的起源

彈詞的起源或謂起於唐代的變文，這只是爲了迄今可見的最早的連說帶唱的故事是唐代的變文而已。但變文是否擲彈而唱，便不可得知。所以，我以爲變文直接影響的該是寶卷，不是彈詞。在內容上說，變文和寶卷都是佛曲，以傳道爲目的；在形式上說，變文和寶卷都是篇幅短小的。至於彈詞，內容既非佛曲，形式又非短篇，差不多都是篇幅浩瀚的。阿英彈詞小話引云：『我所見的福建榴花夢抄本，竟達二百六十餘冊之多，還沒有完。安邦定國鳳凰山玉釧緣，自然也是夠大的。』鄭振鐸西諦所藏彈詞目錄云：『彈詞最長者，可以有三十冊以上，如天雨花有四十冊，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之「三部曲」，合之得七十餘冊，真可謂之中國文藝名著中卷帙最浩瀚者！』但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目蓮救母變文都比彈詞的篇幅差得遠，最多不過幾萬字罷了。

我以為彈詞直接的淵源該是宋金元的諸宮調。彈詞是變文的侄兒侄女，但牠卻是諸宮調嫡親的兒女。諸宮調和彈詞都沒有宗教的色彩，又都是篇幅浩瀚的。卽就現存的三種諸宮調的篇幅來說，西廂記約可相當於珍珠塔，劉知遠傳和天寶遺事也可以相當於雙金錠或雲中落繡鞋。況且，董解元的西廂一名西廂撈彈詞，可見確是彈唱的。不過，諸宮調有南北曲之分。南曲有張協狀元戲文的開端，北曲有劉知遠傳、董西廂等。彈詞亦爲南方的敘事詩，可說是由南諸宮調的系統下來的。（也有受北諸宮調的影響）北方的敘事詩則爲鼓詞，當係北諸宮調的系統連繫下來的。現在把變文、南諸宮調、北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這六種說唱的敘事詩的淵源和變遷列一簡表如下：



或云，諸宮調唱句各有宮調，並非七字句或十字句，與彈詞不同，安能混爲一談？不知彈詞亦非盡爲七字調或攢十字，像珍珠塔就幾乎都是時調，本冊所選大盜無心當刼珍甚至用北曲越調鬪鶴鴒、南曲中呂過曲石榴花、北曲仙呂混江龍、南曲黃鍾引子絳都春，簡直成爲南北合套了。後來又用梆子腔，則又爲崑腔與亂彈之結合。其他如彈詞的開端用詞調，其中多引小曲等，不勝枚舉，何嘗完全是七字句或十字句呢！

本書淵源編選南諸宮調張協狀元以爲正式的淵源，復選劉知遠傳中的一節以與珍珠塔對看。彈詞雖是南方的產物，也有俞調、馬調之分。珍珠塔近於馬調，是豪放的，與婉約的俞調不同，因此珍珠塔更近於劉知遠傳，不僅有時用諸宮調的體例相似，即情節也有類似之處。你瞧，本冊所選的劉知遠傳中李三娘麻地捧印，這不就是本冊所選的珍珠塔中方卿交印給陳翠娥的影子麼？他如李三娘見劉知遠龍形出現，畢秀金也見方卿的原形出現，差不多處處都可以對照印證的。本來，我國這種「發迹變泰」的故事也太多了；膾炙人口的如元曲涼蘇秦、京戲王寶川之類，真是數都數不盡。

最早的彈詞首推明代蜀人楊慎的二十一史彈詞，振鐸的彈詞目即以楊著爲首。明季三風十

愆記常熟 巧戶 中草頭娘『熟二十一史精彈詞』可見這種彈詞，當時是能夠唱的。本書選岳飛一節，以與文詞編的十二金錢和精忠傳對看，同時亦以激勵中學生的民族精神。後附張三異的明史彈詞的崇禎亡國部分。長洲青霏子 龍柏所編的明史彈詞輯註（有嘉慶元年仲夏自序）雖是「後來」的作品，卻並不「居上。」即以明末部分而論，青霏子只是下列的一節：

灌開封，陳永福，射傷賊目。陷承天，李自成，僭號襄京。破潼關，傅庭死，西安又失。陷寧武，周遇吉，戰死成名。賊猖獗，入居庸，神京不守。莊烈帝死，社稷了，卻殘明。帝非是，亡國君，諸臣乃是。死的死，降的降，黑白攸分。

如連用兩「陷」字，「諸臣乃是」的縮脚，都是技巧不純熟的現象。且過於嚴正，反不如張三異處可以與傳奇鐵冠圖相對照。

二十一史彈詞雖是最早，究竟韻味與後來的彈詞不類，倒與歸莊的萬古愁曲有些相近。據說孔德學校得有明代的彈詞番合鈔，（凌景埏 珍珠塔各本異同考引，見珊瑚二卷二號）許是最早的完成了的彈詞。此外臧晉叔所提到的楊維禎的四遊（仙遊，夢遊，俠遊和冥遊）則未見到原書，僅聞其名。譚正璧 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概論講話斷定珍珠塔和玉蜻蜓是明代作品，恐怕是錯誤的。

馬如飛以爲彈詞始於南宋，本來宋代已有孔三傳的諸宮調，他的推斷不能算錯，但他所引的書卻錯了。他的開篇說：

『彈唱南詞昔未聞，始於南宋小朝廷。幸而兩國通和議，界隔黃河不用兵。宮闈太后無聊賴，他本來愛把稗官野史聽。故此盛行江浙地，相傳一直到而今。但不知誰作內廷閒供奉，卻是那戴書生與穆書生。宋朝雜事詩中考，鑿鑿有之尙可憑，惜乎傳姓未傳名。』

按，南宋雜事詩卷四錢塘符曾幼魯第三十八首云：

『一編小說奉昇平，德壽閒消永日清。

笑喚何人來演史，穆書生與戴書生。』

注云：『武林舊事德壽宮演史有穆書生戴書生。』其實這是指小說，並無彈唱字樣；這可以說是「大書」（即說而不唱的水滸、三國、金台傳之類）的淵源，決不能說是小書（即連說帶唱的玉夔龍、描金鳳、雙珠鳳之類）的淵源。

至於普通所謂『柳亭故事，天寶當年』（近人吳仁錫語）都只是傳奇桃花扇和長生殿中所演。賀老彈詞根本是洪昇捏造出來的，柳敬亭說書雖確鑿可考，（參看陳汝衡說書小史第四章

大說書家柳敬亭也只是大書的淵源，而不是彈詞或小書的淵源。

二 彈詞的體製

彈詞分爲敘事，代言二種。大約先有敘事，後有代言。敘事的可以稱爲「文詞」，只能夠在書齋裏看，完全是用第三身稱作客觀敘述的。代言的可以稱爲唱詞，其中的一部分是在茶館裏唱給大衆聽的，除第三身稱外，也用第一身稱，已經由小說進而爲小說與戲劇混合了，這一種兼用第一身稱主觀敘述的可以稱之爲「唱詞」。本書即依此分爲文詞編和唱詞編。再明白一點說，彈詞的成份有三種，即「說」「表」和「唱」。說即說白，須酷肖生旦淨丑的身分，完全像他們自己說的一樣。表即由說書人代爲表白。唱即是唱句。「文詞」只有表與唱而無白，「唱詞」則表、白、唱三者都有。此外還有一種「開篇」，普通都是唱句，間有說白，也只是插一兩句在裏面，佔極少數，只能作爲襯字看。所以「開篇」可說是有唱而無表與白。簡言之，便是：

文詞	有唱有表有白	二有	敘事體
唱詞	有唱有表有白	三有	代言體
開篇	有唱無表無白	一有	敘事體

李家瑞說彈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所載）云：『雍正乾隆時作的梅花夢、陶朱富，也還是用作書人的口氣……及至嘉慶時代雲琴閣、文明、秋鳳等出，始有純粹代言體的彈詞。本所藏有一百四十餘種彈詞，其體裁的時代變遷，不外如此。』這據版本來統計，當極精確。但是，倘若說彈詞家所彈的都是代言體的話，那末乾隆時代就有一個王周士，該由嘉慶時代推前到乾隆了，可惜的是，王周士唱的是些什麼，現在已經「查無實據」了。關於王周士，下面還要敘到。

彈詞由敘事體變為代言體，實為一大進步。牠有戲劇所不及的地方，即可以盡量的作內心的描寫。即如雙金錠打貪官一段，貪官與男主角對白則用普通話，自己心裏的話則用蘇州話。舊戲雖偶有如此的方便，可以對台外說話，究不及說書的方便。因了這一點關係，使得說書有獨立的生命，不至為京戲所淘汰。否則，人家去看戲好了，何必來聽書呢？

再者，說書是平民化的，不必有多少的設備，一桌一椅一壺茶即可，無須戲台行頭佈景之類，無地不可演唱，這也是戲劇所不及的。

至於彈詞的內容不外才子佳人，例外的佔極少數，此處不再多敘。只是，這種戀愛故事選給中

學生看是極不相宜的，雖然其中也穿插忠孝節義之類的舊倫理，究竟連故事本身就是假設的，捏造的，所以文詞編中只選天雨花來代表這一類的彈詞，此外再選岳傳彈詞兩種，庚子國變彈詞一種。（後者阿英在彈詞小說評考中曾詳論之。）

唱詞編中選馬如飛開篇和珍珠塔最爲適宜，此外三笑姻緣和白蛇傳因彈唱甚盛，且爲民間最熟知的故事，所以也勉強各選了兩三節，以爲點綴。

三 彈詞的彈唱

彈詞是綜合藝術，所以我們不僅要研究牠的發生和內容及其藝術，同時還要考察牠實際彈唱的情形。

彈詞的彈唱有單檔和雙檔之分。單檔則一人唱獨角戲，自問自答，雙檔則一問一答。近來更變本加厲，弄出「化裝彈詞」來了。所用的樂器有弦子、琵琶、洋琴等。彈詞家趙湘洲云：『單檔難於不寂寞，雙檔難於同話，是以分而復合者多也。惟弦子爲主，餘者皆爲賓。賓之中首則琵琶，次則洋琴也。蓋手按其柱，兩目注其絲，則神氣不能貫矣。』

至於彈詞的技能，可引蘇州光裕社自己的行內話：

馬春帆耍孩兒前半云：『一情節，二言詞，三歌唱，四弦子，起承轉合多如此，談笑全憑俚鄙詞。』
陸瑞廷云：『畫石五訣，瘦、皺、漏、透、醜也。不知大小書中亦有五訣，理、味、趣、細、技耳。理者，貫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頤也；細者，典雅也；技者，工夫也。具此五長，人不可及矣。』

朱耀新云：『說書何難，難于唱可以成篇，說可以成片，今可以稽古，後可以應前。脫漏之弊，不時檢點。如是而不終卷者，未之有也。彈唱至妙，而名利皆無者，必有疵病，惜未曾自求其不足耳。』

澹園論四大忌，六不可少，見蘇州快覽；王周士也有十四大忌與十四不可少。十四大忌是他的書忌：

『樂而不歡，哀而不怨，哭而不慘，苦而不酸，接而不貫，扳而不換，指而不看，望而不遠，評而不判，羞而不敢，學而不願，束而不展，坐而不安，惜而不拚。』

十四不可少是他的書品：

『快而不亂，慢而不斷，放而不寬，收而不短，冷而不顫，熱而不汗，高而不喧，低而不閃，明而不暗，啞而不乾，急而不喘，新而不竄，聞而不倦，貧而不詔。』

至於書場的設備則有李百泉的書場銘：

「臺不在高，有書則名；文不在深，有諳則靈，斯是書社，惟吾揚聲。竹窗映水綠，茶竈透烟青。談笑集羣賢，往來多佳賓。可以彈三弦，論古今，闢玩徒之知識，做奸佞之邪心。座多周公瑾，我慚柳敬亭。古人云：姑妄聽之。」

彈詞以細膩爲尙，所以葉紹鈞的說書（見其未厭居習作）云：

「珍珠塔裏的陳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贈給方卿，不便明言，只說是乾點心。她從閨房裏取了珍珠塔走到樓梯邊，心思不定，下了幾級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來，這樣上下有好多回；後來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裏了，再三叮囑，叫他在路上要當心這乾點心；這些情節在名手都有好幾天可以說。於是聽衆異常興奮，互相提示說：「看今天陳小姐下不下樓梯，」或者說：「看今天叮囑完了沒有。」」

的確，說書與刊本不同。照刊本說，半個月可以說完的，說書人至少可以說幾個月。因此，說書人所說的內容大意以外，幾乎沒有與書上同的。但看新戲考中所列珍珠塔、三笑、白蛇傳等，就都與原書不同，例如，贈塔一節，原文不過是：

（小旦唱）表弟舅母一身惟有你你休把尊軀看得鬆回家一路多尊重所慮的是嚴寒日短走途窮並須要行囊刻刻來查點莫放西來莫放東（小生白）曉得表白看官你道小姐她爲甚叮嚀頻囑咐多只爲暗藏珠塔在包中。

很簡單的幾句，沈儉安與薛筱卿唱起來，便是六百字左右：

『（生白）呀，姐姐。（旦白）是。（生白）時光不早，小弟拜別。（旦白）賢弟且慢行，愚姐還有話說。（生白）是，吩咐就是了。（旦白）賢弟吓，（唱）想你保重身軀爲第一，太平人返太平村，乾點心一路要留神。（表白）格末奇怪得來！我走也走哉，要緊叮囑我，當仔要緊閒話，原來是乾點心要留神點。胡仔一聲調罷，（白）是，小弟明白了。（旦白）賢弟哪。（生白）姐姐。（旦唱）荒村雨露眠宜早，客店風霜晏起身，乾點心到處要留神。（表白）咦，像煞係說過格哉滑！我末也明白哉，連一連格來叫勒白場。（生白）是，小弟知道了。（旦白）賢弟哪！（生）姐姐！（旦唱）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乾點心切記要留神。（表）哈格了勒白場勒得太多仔，賽過有幾人厚嘴訥得寫起信來，信寫完仔，信封背後頭扳要寫千切千切，至囑至囑，厚嘴訥得。（生白）是，小弟把包乾點心路上留神的。（旦白）賢弟哪。（唱）涼亭不可多耽擱，臨行檢點要分明，乾點心千萬要留神。（表白）涼亭不可多耽擱，我

胡聲調罷。生白是曉得了。方才叮囑我，叫涼亭不可多耽擱，多耽擱便要覺着肚皮餓。格包乾點心你係撥拉我娘喫個，勿是撥拉我吃個。方才送格辰光，是表明白，尙怕我涼亭浪喫脫。安慰聲俚倅！生白吓，姐姐。小弟效學當時間陸郎懷橋歸奉家慈，記姐姐的人情，望裏邊去罷。表白小姐一聽，倅是來鈍我，勿然倒勿說，爲子倅鈍，倒還要說。旦賢弟吓！生白是。旦唱風急浪高休過渡，月明如晝且長行，乾點心切記要留神。表白亦是乾點心。喫仔俚篤娘一粒芝麻，要小氣半世咧，何況媛囡送慢慢大一包乾點心，勿是俚倅表姊格勿好，是我拿格人勿識相，拉浪表姊手裏去拿一包乾點心。生白是，小弟把這包乾點心路上一路當心。旦白賢弟哪。生白是。旦唱滴水成冰天氣冷，饑腸宜飽體宜溫，乾點心時刻要留神。表白阿要討厭，聰敏面孔笨肚腸，閒話勿行換花樣，說來說去格兩聲。生白是，小弟謹慎，還加一個留意。旦白賢哪。表白還有乾點心拉海！唱美酒客中宜少飲，好書枕上莫多吟。表白乾點心要來快哉。旦唱乾點心千萬要留神。表白喫仔格包乾點心，那怕登仙也不過實梗，還要鈍得俚倅結棍些。生白小弟把這包乾點心路上留神還加謹慎，去罷。旦白賢弟吓。生白是。旦唱那是回鄉全仗攻書本，科甲終算用些心。表白讓我來鈍住俚倅。生唱只怕乾點心不可不留神。』

李家瑞六月二日給我的信上也說：『弟對於彈詞之字常覺彈唱人之底本，往往較文人仿作者爲佳，其長處在真實質樸與夫流利自然。且彈詞文字中，往往多插科文字，卽於主幹故事之外，穿插些枝節之事。』所謂枝節，光裕社的周培春說：『小書以節上生枝，枝上生葉，葉上生花果，不密不疎爲善。』正足爲李說的註解。

彈詞卽使同爲一書，設師承不同，則所說亦不同。卽如三笑中周文賓上堂樓一節，蔣賓初和夏荷生所唱的就不同，梅亭相會一節，蔣賓初和金菊庭也不同，有留聲唱片可證。

彈詞家最怕聽轉書者。清稗類鈔卷三十六云：『書場口碑，多出之聽專書者，中以轎役爲多。』「倒面湯」（逐客令也），「捉漏洞」，衝口卽出，不稍假借，而且場地愈合宜，則聽站書者亦愈多。彈詞家於此等處，必兢兢惟恐失若輩歡。若輩又好與說書先生兜搭，得其歡心，則招呼尤殷勤，所謂先生者，亦必笑顏承迎，與之酬答。此輩之勢力可知。』或以爲「專書」乃「站書」之誤，其實乃「轉書」之誤。義妖傳第十三回散瘟云：『坐勒朵聽書才弗痛，聽轉書個立朵才要痛。』光裕社余勝揚說：『吾儕乃中材人也。吾所利也，中人以上也；利吾利者，中人以下也。利吾者，敬吾也；不利吾者，妬吾也。凡有茶司、廚司以及司關轎役之類承值，此小費不宜吝，思欲慳之易填，宜上中下謙和也。』關於

「漏洞」，義妖傳第三回云：「賽過唱『文書』，唱了漏洞哉！」

彈詞界中每年都有「會書」之舉。清稗類鈔記女彈詞家袁雲仙會書云：

「以藝獨著者，首推袁雲仙。貌豐麗，藝嫻熟，以是衆皆悅之。彈詞女皆居上海之城北，而雲仙居城南，故城北無知雲仙者。某年，諸女士會書於金桂軒南之山林園樓，排日奏技，各擅勝場。雲仙登場，時薄暮矣，不及彈唱，匆匆說白數語，伉爽雋永，人歎爲「會書」第一。以是聲名鵲起，遂自南而北，日奏技焉。聽者日衆，聲名日盛。知音者以兩字評之，曰硬響，以其調硬而聲響也。……第雲仙雖善說白，而不善彈唱，斯其短耳。」

其他術語如下，俱見清稗類鈔卷三十六音樂類：

帶擋 外埠場主聘彈詞家之定銀。

出碼頭 彈詞家應聘外埠。

外道 非蘇州人而同業者。

上手 說正書者。

下手 答白者。